

中 英 对 照
莎士比亚全集 32

The Tragedy of Hamlet

哈姆雷特

梁 实 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远 东 图 书 公 司

例 言

- 一、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编，牛津大学出版部印行。
- 二、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一以白话散文为主，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以示区别。
- 三、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译者酌采一家之说，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逐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
- 六、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序

一 故事来源

十三世纪初萨克梭格玛提克斯著《丹麦史》(Saxo Grammaticus: "Historia Danica") 这书的卷三卷四便是哈姆雷特 (Amlethus) 的故事。这简陋故事的内容与莎士比亚所作, 微有出入, 但大致仿佛。一五七〇年, 法人贝尔佛莱 (Francois de Belle-Forest Comingeois) 译萨克梭所述哈姆雷特故事为法文编入其所著《惨史》("Histoires Tragiques") 卷五。《惨史》在法国行销数版, 但哈姆雷特故事至一六〇八年始有英译本, 译者为托玛士帕维尔 (Thomas Pavier), 自《惨史》中摘译而成《哈姆雷特之历史》("The Hystorie of Hamblet")。但在此英译本以前, 哈姆雷特的故事似早已出现于英国舞台之上。一五八九年似已有哈姆雷特之故事上演, 因是年印在格林的曼那风 (Green: Menaphon) 卷首之那施 (Thomas Nash) 的一封公开信提起了这样的一出戏。在一五九四年汉士娄 (Henslowe) 又于六月九日的日记上记载着这样的一出戏。此最早之《哈姆雷特》一剧, 今已佚, 亦不知其谁人之作 (或疑为 Kyd 作品), 而莎士比亚曾受此剧之暗示与影响, 则无疑义。一七八一年有德文本《哈姆雷特》印行, 系根据一七一〇年之手抄本而印行者, 标题为 "Der Bestrafte Brudermord oder Prinz Hamlet aus Daennemark"。此德文本似即是十七世纪初年英国演员在德国献艺时所用之脚本, 而考其内容, 则又似是英国已佚之最早的《哈姆雷特》的德译本。此德译本内容粗陋, 殊无足

取，当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前之作品

二 著作年代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著作期，最早不能过一五九八年，最晚不能过一六二〇年七月。一般考证的结果，认定是大约作于一六〇一至一六〇二年间。

密尔士《智慧的宝藏》（*Meres:Palladis Tamia*）印行于一五九八年，曾列举当时莎士比亚名剧十二种，而哈姆雷特不在内，故断定最早不能过一五九八年。

《哈姆雷特》最初见于书业公会登记簿（*The Stationers Registers*）是在一六〇二年，虽未标明作者名姓，但注明是宫内大臣保护下之剧团所用之剧本，故指莎氏所作无疑。此最初登记之《哈姆雷特》于一六〇三年出版，印有莎士比亚之名，即所谓“第一版四开本”，亦即莎氏之初稿。故断定最晚不能过一六〇二年。

更就内部证据而论，亦可断定哈姆雷特之年代。《哈姆雷特》中常提起西撒大将，关于鬼神迷信之事，以及复仇之观念，二剧颇多相通之点，故《哈姆雷特》必紧接《西撒大将》之后而成，而《西撒大将》确作于一六〇〇至一六〇一年间。再《哈姆雷特》攻击童伶之时尚，而童伶之得势确始于一六〇〇年与一六〇一年之间。莎士比亚所隶属之宫内大臣剧团，于一六〇年在宫廷失宠，或有《哈姆雷特》中所描写之游行献艺之举，亦正未可知。再就作风考察，亦与上文所拟定之年期恰合。故断定此剧大约作于一六〇一至一六〇二年间。

三 版本历史

最早《哈姆雷特》是一六〇三年的“第一版四开本”。一

六〇四年又刊印了“第二版四开本”，在标题页上注明“按照真确善本重印，较旧版增加几乎一倍。”这两种四开本的相互的关系，颇引起一般考据家的纷争。第一版四开本只及第二版之半，并且内容支离凌乱，与第二版颇有歧异之处，对于哈姆雷特的性格描写部分亦较粗陋不全。但主要的故事结构，第一版四开本是都具备了，第二版四开本于想像部分则大事增加，故前后二本，优劣显然。

两种版本何以有如许的差异呢？

第一版显然的是“盗印本”，必是用速记法在剧院随听随记的，所以舛误甚多。但考其舛误的性质，又不像全是由听觉上的错误而来，有些地方明白的是抄写人的笔误。所以仅仅说第一版是“盗印本”，并不能完全解释两种版本的异文的根由，就内容论，有些琐细的情节以及人名等等，两种本子都有出入的地方。这可以证明第一版四开本与第二版四开本干脆的是代表两种底稿。第一版诚然是盗印的，但第二版并非仅仅改正第一版的错误。第二版乃是莎士比亚就初稿大加增润的改稿。所以第一版是初稿，第二版是定稿。初稿在许多情节上与传说的哈姆雷特故事很是接近，所以初稿是莎士比亚按照已佚的哈姆雷特旧剧改编而成，亦未可知，因为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常常是改编旧剧的。有人疑心第一版根本不是莎士比亚的手笔，这在未得满意的证据之前，殊无置信之必要。

自“第二版四开本”刊行以后，《哈姆雷特》大受欢迎，新版陆续刊行，内容则大致无变动，仅字之拼法逐渐革新。一六〇五年之“第三版四开本”完全是重印第二版。“第四版四开本”刊于一六一一年。“第五版四开本”无年代，显系重印本。“第六版四开本”刊于一六三七年，系第五版之重印。以后仍有许多四开本之刊行，现今统称之为“演员四开本”。

“第一版对折本”刊于一六二三年，是为莎士比亚作品第一次刊行之全集。《哈姆雷特》占该本第一五二至二八〇页。对折本之剧文中，有约八十五乃至九十八行之数，为“第二版四开本”所无者，但亦有二百一十八行见于“第二版四开本”，而为对折本所无者。此外无何差异，大概经二十年舞台上之经验，剧本难免不有增删之处。“第二版四开本”为诗人莎士比亚之作品，对折本则为舞台经理莎士比亚之作品，前者较多文学意味，后者更合舞台需要。在校对方面，对折本较四开本为精审。

第二版对折本刊于一六三二年，改正第一版之误植。第三版刊于一六六三年，并一六六四年；第四版刊于一六八五年。内容均仍旧。

四开本之《哈姆雷特》均不分幕分景，对折本仅分至第二幕第二景为止。至一七〇九年，桂冠诗人罗氏 Rowe 编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始将全剧分幕分景，添注演员之上场下场，及许多必要之“舞台指导”，并剧中人物表。

四 舞台历史

《哈姆雷特》一起始就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一出戏，在“第一版四开本”的标题页上就标明了常常上演的地方不仅是伦敦，还有剑桥、牛津及其他各处。李查白贝芝是第一个善演哈姆雷特的名伶。据说，莎士比亚自己还演过这出戏里的鬼。“复辟时代”最伟大的莎士比亚演员白特顿（Betterton）亦以演哈姆雷特著称。一七四二年伟大的演员加立克（ Garrick ）开始演哈姆雷特，直至一七七六年从剧院退休时止，独擅绝技，一时无两。加立克所用的《哈姆雷特》脚本，是经过他自己删改的，今已不存。一七八三年著名的坎布尔（ J.P.Kemble ）开始演哈姆雷特，态度娴雅，歌德誉之为“最好的哈姆雷特”。一八一四年济恩（ E. Kean ）

继起，热情流露，另为一派之表现，影响及于 Macready, Fletcher, Edwin Booth, Henry Irving 诸名家。

五 哈姆雷特问题

《哈姆雷特》在戏台上是一出很动人的戏，在伊丽莎白时代如此，在现代仍然如此。观众大概都感觉这戏的伟大，虽然各人对这伟大的解释是很不同。但是把《哈姆雷特》当做文学作品而精细加以研究的人，便要发现《哈姆雷特》在情节上在描写上颇有矛盾缺漏的地方。例如，照剧中文字推算，《哈姆雷特》该是三十岁，他的母亲该在五十岁左右了，而仍有乱伦之行，毋乃不伦？哈姆雷特之爱奥菲里阿在父死之后不久，亦殊不近情理。何瑞修为哈姆雷特之契友，何以到丹麦参加殓丧，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才与哈姆雷特相晤？何瑞修较哈姆雷特年长，且曾熟悉丹老王生前之事，何以又似非丹麦土著，竟不知丹麦宫廷纵酒之风？何瑞修究竟是丹麦人呢，还仅是威登堡的一个学生呢？哈姆雷特的母亲，对于谋杀国王的事情，是否参加呢？哈姆雷特对于奥菲里阿的爱情是否真的？如是真的，何以忽然又不爱她？更何以对她言谈那样的粗暴？在第一幕中鬼是人人都看见的，在第三幕又何以哈姆雷特看见而王后看不见？派哈姆雷特赴英格兰，原是国王秘计，何以哈姆雷特似已知情，并知有秘信？如已知情，何以国王告以使命之时，又有惊异之状？如其惊异系属佯做，但彼究何以预知有吉罗二人伴行？秘信尚未写，何以知有秘信？哈姆雷特之疯，是真疯，是假疯，还是半真半假？如系真疯，何以不似真疯？如系假疯，何以必须假疯？哈姆雷特的性格，是英勇，还是忧郁？是果决，还是迟懦？既欲为父报仇，何不迳杀新王？何以延至四月之久，始于无可奈何之中与彼偕亡？凡此种种问题，有的我们可以设法代莎士比亚答解，有的直无从解释。其中比较的

最成为问题的是最后一个。为什么哈姆雷特不立刻报仇？这是“哈姆雷特问题”的核心。

哈姆雷特见鬼的时候，天气正在严寒，奥菲里阿埋葬的时候，花草正在繁茂，这其间至少要有四个月的光景。为什么哈姆雷特要忍耐这四个月？若说哈姆雷特在事实上没有杀国王的机会，这理由殊为薄弱，因为哈姆雷特可以佩剑出入宫廷，国王并无戒备，要下手是随时可能的。事实上国王祷告的时候，哈姆雷特本想下手而又饶了他，后来杀普娄尼阿斯也是误认做国王杀的。所以哈姆雷特之不早下手，非事实上的困难，而必是另有深藏的原因在。

歌德在“*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IV iii-xiii V iv-xi 说：“据我看莎士比亚的原意是想要在这戏里表现出一桩大事放在一个不适于施行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效果。据我看全戏便是在这观点下创作的。一棵大树栽在一个值钱的瓶子里，而这瓶只合插进几枝鲜花：树根膨胀，瓶可就碎了。”歌德把哈姆雷特看做一位公子，不是一位英雄，报仇的事他不配干，所以迁延不决。这解释似乎太简单。

科律己在他的莎士比亚讲演札记里说：“哈姆雷特是勇敢不怕死的；但他因多感而犹豫，因多虑而延迟，因决心的果断而消失了行动的力量。”科律己是遵从施莱格耳的学说，以哈姆雷特为一思想特别发达的人，所以行动特别迟缓。但是报仇的事有什么可思索顾虑的呢？

乌里契（Ulrich: “*Shakespeares dramatische Kunst*” 英译本二一八页）说：“虽然国王的确有杀兄之罪，但照基督教的意义讲来，不经审判而自己动手杀他仍然是件罪恶。所以在哈姆雷特心里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徒与自然人的斗争……。”他蓦地提出基督教的问题，却又是一种新鲜的解释。

维德尔（Karl Werde:“Vorlesungen über Shakespeares Hamlet”）最有力量的驳斥歌德的学说。他在第四七页说：“悲剧的复仇必须要有惩罚，惩罚必须要有公理，公理必须要令世界周知，所以，哈姆雷特的目标不是王冠，其首要义务亦不是杀死国王；他的事业乃是公正的惩罚杀父的凶手，虽然这些凶手在世人心目中毫无嫌疑，他并且还要把自己处分之合理令丹麦民众认为满意。”哈姆雷特所以不杀国王者，正欲留其活口，以为异日迫其招供服罪之余地。这解释对于剧中情节似乎顾虑周到，较歌德一派的主观见解略胜一筹了。但是戏文自始至终并没有说哈姆雷特要设法向民众证实国王之罪或设法执付有司；不特此也，哈姆雷特始终是口口声声的说要自己动手报仇。这情形维德尔又何以解释？

伯拉德莱教授（A. C. Bradley）在《莎士比亚的悲剧》第三讲里采取一种心理的观点，认为哈姆雷特是有“忧郁症”，对于人生及人生中一切均抱厌恶悲观之态度，所以任何事都不能迅速敏捷地去处置。这是最新的一种解释。这或者也许是比较最满意的解释。

无论怎样解释，“哈姆雷特问题”至今仍然不能消灭，因为戏文中缺憾太多，所以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以为这些问题不一定要解决。剧情的缺憾，就由它成为缺憾。莎士比亚在艺术上的缺憾，我们原没有必需设法弥补的。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原不是一气写成的，写成后原不曾想印出来给人推敲，因为不是一气写成的，所以第一版四开本和第二版四开本便是两个样子。初稿中的哈姆雷特便接近传统故事中的哈姆雷特，亦接近 Kyd 一派“流血悲剧”“复仇悲剧”中的英雄。莎士比亚改稿之后，哈姆雷特的面目大变，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而是一个多思想的少年了。这改稿之间，难免不有顾此失彼和前后不贯之处，所以“哈

姆雷特问题”也许正是大半由于改稿而起，亦未可知。定稿之后，在舞台上一试成功，观众并不能发现漏洞，莎士比亚自然也就满意，哪有闲情逸致再咀嚼剧情上的琐节。所以哈姆雷特之有问题，莎士比亚自己或许从不曾发觉。后人聚讼，岂非徒然？心理分析学派且以哈姆雷特为“儿的婆斯错综”之一例，益为荒谬！“哈姆雷特问题”还是交给考据家去研究，以哈姆雷特为文艺而加以研究者，只须知其问题所在便可，因无须必先解答哈姆雷特之谜始足以言欣赏。（G. F. Bradby: *The Problems of Hamlet*, 1928. 提出问题所在，并试说明问题之所由来，亦不主强为解释，立论最精辟。）

THE TRAGEDY OF HAMLET

DRAMATIS PERSONAE.

CLAUDIUS, King of Denmark.

HAMLET, Son to the late, and Nephew to the present King.

FORTINBRAS, Prince of Norway.

HORATIO, Friend to Hamlet.

POLONIUS, Lord Chamberlain.

LAERTES, his Son.

VOLTIMAND,	}	Courtiers.
CORNELIUS,		
ROSENCRANTZ,		
GUILDENSTERN,		
OSRIC,		
A Gentleman,		
A Priest.		

MARCELLUS,	}	Officers.
BERNARDO,		

FRANCISCO, a Soldier.

REYNALDO, Servant to Polonius.

A Captain.

English Ambassadors.

Players. Two Clowns, Grave-diggers.

GERTRUDE, Queen of Denmark and Mother to Hamlet.

哈姆雷特

剧中人物

克劳底阿斯 (Claudius) 丹麦王。

哈姆雷特 (Hamlet) , 故王之子 , 今王之侄。

浮廷布拉斯 (Fortinbras) , 瑙威亲王。

何瑞修 (Horatio) , 哈姆雷特之友。

普娄尼阿斯 (Polonius) , 御前大臣。

赖尔蒂斯 (Laertes) , 普娄尼阿斯之子。

浮尔蒂曼德 (Voltimand)	}	朝臣
考内里乌斯 (Cornelius)		
罗珊克兰兹 (Rosencrantz)		
吉尔丹斯坦 (Guildenstern)		
奥斯里克 (Osric)		

一绅士。

一僧人。

马赛勒斯 (Marcellus)	}	卫兵官。
百那都 (Bernardo)		

佛兰西斯科 (Francisco) , 卫兵。

雷那尔度 (Reynaldo) , 普娄尼阿斯之仆。

一军官。

英国使臣数人。

演员数名。乡下人两名 , 掘墓穴者。

葛楚德 (Gertrude) , 丹麦王后 , 哈姆雷特之母

OPHELIA, Daughter to Polonius.

Lords, Ladies, Officers, Soldiers, Sailors, Messengers, and
Attendants.

Ghost of Hamlet's Father.

SCENE.—Elsinore.

奥菲里阿（ Ophelia），普娄尼阿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水手，信差及其他侍从人等。

哈姆雷特之父的鬼。

地点：哀而新诺。

ACT I

SCENE I—Elsinore. A Platform before the Castle.

FRANCISCO at his post. Enter to him BERNARDO.

BERNARDO Who's there?

FRANCISCO Nay, answer me; stand, and unfold yourself.

BERNARDO Long live the king!

FRANCISCO Bernardo?

BERNARDO He.

FRANCISCO You come most carefully upon your hour.

BERNARDO 'Tis now struck twelve; get thee to bed, Francisco.

FRANCISCO For this relief much thanks; 'tis bitter cold,
And I am sick at heart.

BERNARDO Have you had quiet guard?

FRANCISCO Not a mouse stirring.

BERNARDO Well, good-night.
If you do meet Horatio and Marcellus,
The rivals of my watch, bid them make haste.

FRANCISCO I think I hear them. Stand, ho! Who's there?

Enter HORATIO and MARCELLUS

HORATIO Friends to this ground.

MARCELLUS And liegemen to the Dane.

FRANCISCO Give you good-night.

第一幕

第一景：哀而新诺，堡前高台。

佛兰西斯科值班站岗。百那都向他走来

百 那是谁呀？

佛 呔，回答我吧；站住，报上名来。

百 吾王万岁！

佛 百那都？

百 是他。

佛 你来的时候很准。

百 刚打十二点；你睡去吧，佛兰西斯科。

佛 多谢你来换班；这儿很冷，我心里怪难受的。

百 你站岗的期间还安静吧？

佛 一只老鼠都没有闹。

百 那么，再见吧。你若是遇见我的同班的伙伴何瑞修和马赛勒斯，叫他们快点来。

佛 我好像是听见他们来了。——站住，噻！那是谁呀？

何瑞修及马赛勒斯上

何 本国的友人。

马 丹麦王的臣民。

佛 祝你们晚安。